

从公文写作到小说创作

——《好汉楼》创作谈

■徐贵祥

创作谈

展现心路,延伸阅读

1983年,《飞天》杂志第7期发表了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相识在早晨》。几乎与此同时,我由炮兵团“英雄炮兵连”排长调任师政治部群联科干事。

这两件事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特别是调至师机关工作。可是很快我就发现,我似乎并不适合做机关工作。

我所在的野战师,历史上被誉为“猛虎师”。部队作风过硬,机关干部个个精明强悍。我所在的政治部,需要撰写大量公文,包括教育大纲、经验总结、典型事迹、动员报告等。

我们科李升成科长个子不高,烟瘾很大。常常,一个重要的任务布置下来之后,便能从科长办公室门缝看到不断飘出的烟雾——那好似是科长浓密的思绪。科长理出思路,便会召集全科人员坐在一起研究。从标题拟定到分段提纲、观点、例证等,都一一推敲。大家贡献智慧,形成初稿,然后再由科长修改。一份公文从酝酿到成文,往往要经过很多道工序,一稿、二稿、三稿甚至

五、六稿。

科长的办公桌上,通常放着一盒彩色硬笔。他改稿的时候,目光深邃,思维清晰,手中的笔不断舞动,思想的火花不断闪烁,稿子上彩色的线条和标注符号层层叠加、密密麻麻。科里的干事们也像科长那样,捏着彩笔,如同举着毛刷一遍一遍地洗刷稿件的瑕疵,最终让它成为一篇干净利落、言简意赅、观点新鲜、事例生动、逻辑严谨的高质量文字。

我很快发现,科长和其他干事们似乎都很享受这字斟句酌的乐趣。但我却并不喜欢,甚至有些排斥。只是因为工作,我不得不耐着性子配合。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这段经历对我以后当编辑、写小说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时的我热衷于写诗,我的脑海里经常跳跃着“一江春水向东流”和“八千里路云和月”。在参与集体研究的时候我常常走神,任凭思绪飞到辽阔的戈壁和雄浑的远山,想象着在那里构建一个独特的空间,让自己的青春在金戈铁马的洪流中燃烧。

1984年春节后,我被借调到集团军政治部,依然需要写公文,而且是要写更高的公文。正课时间,我跟着大家一

起认真地工作;业余时间,我经常往市图书馆跑,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

那年7月,集团军组建侦察大队,通知机关干部志愿报名。我立即给所在师政治部领导打电话,要求参加。政治部领导大约考虑我曾经有到前线执行重大任务的经历,很快就批准了我的请求。

任务来得急,我当即回到师政治部单身宿舍,打点行装。当时,我们政治部秘书科有位管理员,名叫李大海,为人忠厚,低调简朴。他帮助我洗被褥和蚊帐,并帮我准备去前线的一应物资。一年后,我从前线回来,发现当初打算扔掉的一双破凉鞋,竟被他修补好了,变得精美柔软。他拿着这双鞋对我说:“新鞋好看,旧鞋舒服。兄弟,它在等你回来,它终于把你等回来了。”我愣了半晌,终于明白了,这位老兄是用这样一种方式表达对我的关怀。那双凉鞋,我又穿了好几年。

回到科里,科长要我讲讲前线的故事。我简单地讲了一些自己的经历和思考,很快就喜形于色地告诉大家,我在前线写了6部中篇小说。我津津乐道,讲得忘乎所以。

一位老干事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写小说。你就没想到,有一天你可能会牺牲?

我说,就是因为想到我可能会牺牲,所以我才马不停蹄地写小说,我要赶在那颗子弹抵达我的脑门之前,为我的小说写一个好的结尾。

科长说:“我明白了,在群联科工作,确实不是你的理想。你带兵去吧,好好体验生活,我祝愿你早日当一个作家。我们师历史上就出现过一位作家,也许,你能成为第二个。”

果然,这以后,我就到基层带兵了。几年后,我考入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创作生涯。

2024年的一次聚会上,我和几位战友聊起我们的年轻时代,讲起我们的“单身宿舍”,和当年凑在一起写作公文的经历,唤起了我的回忆,顿时灵感喷涌。我这才意识到,当年写作公文时对语言文字精雕细琢的态度,已经在不知不觉注入我的血液,成为我日后写作的基本功。我深深感谢那段经历,感谢我的老科长和老同事,也包括李大海和那双旧凉鞋。

一个月后,我写下小说《好汉楼》,致敬我们的青春岁月。

塑造真实可感的当代军人形象

——读王凯小说《荒野步枪手》

■胡丹青

文学赏析

从作品中感受审美力量

军旅作家王凯笔下的军人形象大部分来自基层连队,他们大多刚中带柔、有情有义、形象立体。在中篇小说《荒野步枪手》中,服从命令听指挥的当代军人形象,在王凯的刻画中更加饱满立体。作品荣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

《荒野步枪手》以第三人称为主要叙述方式,围绕文中的“他”与中土庞庆喜之间的故事展开。“他”是一名年近五旬的部队创作员,有着丰富的创作经历和写作技巧。他用老兵的经验与敏锐的作家感知力,触碰到庞庆喜的喜悦哀乐和隐藏在荣誉下的情感波澜。作为一名成边战士,庞庆喜能力超群且极具个性,部队生活的打磨使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基层战士。面对和自己父亲年龄相仿的创作员,他从一开始的不信任和疏远,到后来逐渐卸下心理防线,与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小说的背景是极其寒冷的演习区。将近零下20摄氏度的寒风中,人的手脚冻得发麻,水都结成了冰。作者并没有将重点放在硝烟炮火和恢弘的演习场面上,而是围绕一辆战车和两个人,通过固定伪装网、在车厢里避寒等细微事件,讲述两代人的军旅经历。

小说中,中土庞庆喜军事技能精湛,曾在国际军事竞赛中取得佳绩并立一等功,名声大振。在此次演习中,他半夜带人上潜伏哨,快速精准地擒获了之前从未失败过的“蓝军”,骄傲地说出“你那么

厉害,为啥叫我给放倒了”。无论是射击、战术还是野外生存能力,他都展现出极高的水准。此外,他还需要负责搭建伪装网、搬运给养等工作。恶劣的环境考验着庞庆喜的身体素质与心理状态,也塑造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

王凯并没有单纯刻画庞庆喜身上铁骨铮铮的硬汉个性,而是通过描写他热爱读书、做事细心等细节,展现他细腻温柔、青春朝气的一面。

透过长长的书单,创作员发现庞庆喜有着经常阅读的习惯。爱看书的共同爱好让他们之间逐渐产生不易察觉的熟悉与亲近感。

在得知创作员想喝咖啡又不愿麻烦他后,庞庆喜想尽办法弄到热水,却因不了解挂耳咖啡的冲泡方法导致冲泡失败。听创作员解释后,他巧妙利用自热食品的加热包来烧水,成功冲好了咖啡,在创作员的邀请下与其一起品尝。

故事的最后,庞庆喜“大笑起来,露出满口的牙齿。狂风中回旋的笑声令他愉快”。那一刻,两人之间的信任和友谊都化作了荒野里愉快的笑声。

“故事常常可以虚构,但细节却往往是真实的,可能这样才能构成小说的‘真实性’。”王凯笔下的军人形象,不仅在战场上英勇无畏,在生活中也有着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这种真实而鲜活的叙述方式,不仅表现出军人的侠骨柔情,也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到他们的内心世界和情感世界。

庞庆喜与无数成边战士一样,将清澈的爱奉献给祖国。他们不仅甘于奉献、不惧牺牲,身上也有着返璞归真的美感和浪漫的诗意。

小说结尾处,创作员“气喘吁吁地

跟在中士身后,感觉自己完全像一个新兵”。虽然年龄渐长,但他内心深处始终充盈着驰骋疆场、浴血奋战的情愫。庞庆喜的言谈举止重新唤起了他深埋心底的峥嵘岁月,让感慨“写连队就是写青春,问题是我已经老了”的他找到了久违的激情。“像是生命之河中的一道瀑布,深藏于时光丛林,途经蜿蜒又漫长的流淌后飞流直下,溅起弥天水雾,又生出迷人的虹彩。”

实际上,王凯小说里的很多人物都有生活原型,比如《荒野步枪手》里的创作员,他看上去跟王凯的生活经历很相似。创作员在连队、机关以及作为作家的生活,包括他列出的那个长长的携行物品清单,大部分都取自王凯的真实生活经历。

王凯说过,在创作庞庆喜这个人物时,他的脑海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年轻战士的形象。除了像他在演习场见到的战士外,这个人的身上还有他在连队带过的兵或者在生活中接触过的那些士兵的影子。“他们身怀绝技又朴实善良,身处集体又个性鲜明。”可以说,小说中的中土庞庆喜就是用他心里无数个士兵的侧影共同勾勒出的士兵形象。

同时,王凯小说的架构、人物形象以及细节都呈现出作者对人生的思考。那些关乎生活和生命的感悟,有很多来自他30多年的军旅经验和生活感触,也是体现小说质感的部分。在《荒野步枪手》中,他借创作员的口吻写下“文学的种子依然会在某个连队生根发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一代军人也有一代军人的文学”“每个人心目中的连队都是与众不同的,我心里那个连队还是会永远属于我的”。

从作者讲述的故事中,我们不难读懂他的观点:“我都很想并且必须进入他们的语境和生活。在我看来,正如他们每个人都身背着步枪一样,每个人也都怀揣着各自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往往正是宏大乐章的音符之一。而我应该努力也应该能够去倾听、拥抱、理解并书写这些故事,不仅写下他们经历了什么,最好还能记下他们曾想过些什么,认真地收纳整理那些火苗般跳动着、细小而又滚烫的内心感触,或许才是文学永远能够抚慰和打动心灵的原因之一。”

朱向前和徐艺嘉在《讴歌时代,礼赞强军》一文中写道:“王凯的小说将日常化和个人化的经验代入到军人形象的摹写之中,始终保持着理想主义的精神底色。”作为“新生代”军旅作家,王凯是典型的“生于和平年代,成长于军营,对部队熟悉,对时局敏感”的作者。他总是用一个个小故事将军人的形象、情感与价值观构筑起来。他所写的故事看起来似乎都不是大事,却体现出和平年代官兵的共性。

正如他所言:“军队作家只有始终坚持严肃认真的态度、精益求精的标准、敢于创新的勇气,力求达到‘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境界,才有可能拿出与新时代相呼应的优秀作品,才有可能塑造出真实可感的当代军人形象。”

《荒野步枪手》以细腻入微的笔触、抑扬顿挫的文字,将我们带入那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军旅世界,感受那些为国家 and 民族默默奉献的基层官兵的英勇与坚韧。它让我们看到了基层官兵在艰苦环境下所展现出的坚韧和毅力,也感受到他们内心深处的家国情怀和崇高信仰。

视觉阅读

邹韬奋书赠曾生表谢忱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陷香港。随即,日军开始搜捕被困在香港、九龙的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先后从香港营救出身茅、柳亚子、邹韬奋等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及部分国民党军政官员和家属等800多人。这一壮举轰动海外,被茅盾称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1942年1月,邹韬奋于广东白石龙为时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副总队长的曾生书写横幅“保卫祖国 为民先锋”,一旁题识为“曾生大队长,以文士奋起,领导爱国青年组成游击队,保卫祖国,驻军东江。韬从文化游击队自港转移阵地,承蒙卫护,不胜感奋,敬书此奉赠,藉表谢忱。”

(章晋博摄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悦读分享

以书为媒,共筑精神家园

赵书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国家至上》由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以10多个典型人物的经历为主线,展现了中国战略导弹动力事业60多年的发展历程。作品获中宣部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在这里,我们分享3名战友对《国家至上》的读书心得。

——编者

迎难而上

■郑 植

“搞设计的人,不能出了问题就怨别人。”

——摘自《国家至上》第一章

在《国家至上》一书中,邢球痕这一人物让我印象深刻。

邢球痕在童年时期就经历了日寇的入侵,亲眼目睹侵略者的残暴和山河破碎的苦难,他深切认识到只有国家强大,才能摆脱落后挨打的境遇。这样的信念,激励他刻苦学习,并立志投身国防科技研究。

在哈军工学习时,他被分配到“固体火箭武器科”。凭借自身的勤奋和出色的才华,他逐渐在航天事业中崭露头角。

由于没有测试火箭发动机的试车台,邢球痕和同事们“就在东山沟的山坡上挖了一个坑,下面埋一个三角铁做成的架子,把发动机喷管朝上固定住,进行试验。”大坑的不远处,摆了一段直径1.5米的混凝土下水管道。试车进行时,他们就躲在那里面进行观察。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他们“4个月时间完成了设计、试验,到12月底就进行发射试验了”。邢球痕认为,搞设计的人,不能出了问题就怨别人。这也成为他此后几十年的工作态度。

后来,他成为原航天工业部第四研究院院长,直接领导并参与火箭固体燃料发动机的研制工作。在他的领导下,航天四院取得多项重大突破,为中国的航天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邢球痕的故事引起了我的思考。无论工作条件如何,邢球痕始终热爱自己的事业,哪怕再苦再累、阻力再大,也要迎难而上。

这本书陪伴我度过了士兵考学那段艰难的时光。计划考学时,我是一头雾水。要将多年没有接触的知识再次捡起是十分困难的,不同学科围成的迷宫让我感到焦头烂额。

那段时间,看着身边计划考学的战友有条不紊地复习,我时常感到焦虑。邢球痕的故事,让我在几乎要放弃的时候,重拾了信心。考学远没有邢球痕面对的困难那般艰巨,我又有什么理由选择退缩呢?

最终,我如愿被军校录取。这也让我深刻体会到,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只要坚定信念、迎难而上,就没有攻不下的“城池”。

听令而行

■张俊杰

“我们那会儿,也确实啥情况都不了解,就认一条:服从上级安排,南征北战,让上哪儿就上哪儿。”

——摘自《国家至上》第五章

在《国家至上》这部书中,我首次认识了丁汝昆,这位在航天四院42所工作的设计员。

丁汝昆是北京工业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固体火箭推进剂专业的高材生。在国家需要且人才分散短缺的情况下,他承担起了推进剂的研制工作。

在呼和浩特,他和同事押送科研生产物资。在闷罐车里一待就是十多天,地冻天寒,他的身体也落下了病根。

后来,单位接到了转移到襄阳的命令。襄阳的条件比呼和浩特艰苦得多,选址都在山沟里。丁汝昆回想当时,说道:“我们那会儿,也确实啥情况都不了解,就认一条:服从上级安排,南征北战,让上哪儿就上哪儿。”他和家人跟随转移的队伍,乘火车最终在襄阳郭峪的一个

逐梦的航迹

山沟安顿下来。

在郭峪,丁汝昆每天和高危易爆品打交道,一点小摩擦都可能引发剧烈爆炸,而他一干就是几十年。

这个故事,总让我想起自己以前在课题组的经历。当时,我刚完成自己的工作,导师找到我,希望我可以参与到某课题中去。

“小张,这个课题重大,投入时间长,短时间内可能没有参评奖项的机会。但我还是非常希望你能参与进来。”导师说话时面色很凝重。

我没有立即答应导师的邀请。当晚,我在实验室里仔细翻阅着材料,很难抉择。一方面,那时的我带着年轻的激情,迫切想要一个可以快速出成果的项目来证明自己;另一方面,我深知,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很有意义。最终,我加入了导师的队伍,也取得了不错的研究结果。

我想,我真理解不了丁汝昆那句话的含义。听令景从,不仅要说在嘴上,更要走在脚下,记在心里。丁汝昆和家人四处奔波,为国铸剑的身影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也努力不辜负大家的期待。

坚持到一线去

■周 宁

“这个细节上的小差错,不到现场根本发现不了。”

——摘自《国家至上》第十章

《国家至上》一书,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为了及时掌握导弹发射系统研制进度,副院长叶叶定友把家搬进了设计室、生产厂。

与该导弹发动机研发项目同时进行的,还有某战术型号发动机项目。在一次试车中,叶叶定友发现战术型号发动机头部不停往外冒烟。虽然试车成功,但异常现象必须搞清楚,于是叶叶定友带队深入整个生产流程中排查原因。“不放过任何一个环节,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这是叶叶定友对排查工作的要求。

经过系统排查,果然发现了问题。按规定,操作人员贴片操作中使用的刀具应为钨形刀口,但实际操作中为了方便,有人自作主张换用了尖形刀口,刺穿了隔热层,使发动机形成冒烟点。“这个细节上的小差错,不到现场根本发现不了。”叶叶定友感慨道。

正是靠着“深入一线”的“工作法宝”,叶叶定友将发动机存在的问题都如数破解。

记得我刚获得机械师作业资质不久,负责的飞机试车就出现了故障。排长命令我快速检修,确保飞行任务正常进行。我拿着操作手册和老班长留下的笔记一页页翻找,但始终没有解决飞机出现的问题。

眼看任务时间将近,排长带着我,将飞机所有系统挨个检查,终于确定是座舱的一个按钮开关未打开导致故障。

如此简单的问题,为什么自己排查的时候没有找到呢?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我,仅凭主观臆测和书本知识来解决问题,而没有真正“俯下身子”全面检查。说到底,自己还是缺乏叶叶定友身上“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的工作作风。

由此,我感悟到不管从事什么工作,都要像叶叶定友一样,坚持到现场去,不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细节。这样才是对自己负责,更是对装备、对战友负责。